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实习生 黄文禹

“诗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我们每深读一遍诗，就赋予诗歌一次生命。”11月8日下午，一场以“一字之差：汉语诗的深度读法”为主题的分享会将在荔湾举行。

“对于小说创作而言，还原真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如何通过文学

河数十年不变的习惯。“背诗要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在他看来，不论是古典诗还是现代诗，逐字逐句地进行文本细读能够帮助读者代入作者所处的时代与情感，是让诗歌“活起来”的关键。

他以唐代诗人贾岛《题李凝幽居》中“僧敲月下门”一句为例说：“月色里，走来了一位夜行的僧人，他是推门还是敲门呢？”欧阳江河以声音美学的视角“一窥”诗中意境——

“大家联想，推门应该是‘吱’的一声，而敲门是骨头触及木门，‘咚咚’的声音经过反弹萦绕在山间。”他表示，比起“推”字，“敲”字多了一份未知屋内人状态的“悬置感”，添了几丝神秘，将文本空间与自然空间进行了声

音上的区隔。

“读者也是作者，深读能让我们抵达诗歌的现场，抵达那个存在着的、活生生的现场。”他进一步解释，细读是深读，如果我们回归作者在创作前的个体经验与生命状态，“回到诗歌写成之时”，就能发掘它超越文本、更为迷人的一面。

### 当代人写当代诗

讲座尾声，学子们踊跃举手发问，话题从“诗歌对生活的影响”到“未来的诗歌形态”，欧阳江河一一接招妙语回答，教室里笑声与掌声不断。

“我的诗歌写作与我的阅读、观看世界的眼光是融为一体的。诗歌让我在看待某一事物时，格外关注

它活着的状态，并追问它的终极形态将走向何处。”欧阳江河说，诗歌改变了他自身存在的性质和状态。

谈及诗歌的未来形态，欧阳江河认为不论诗歌的形式、写法与审美趣味如何改变，诗意是亘古不变的。

AI是写不出诗意的，因为AI没有生命，它无法体会随着时间消逝而留下的生命、痛感和记忆。”他说。

在欧阳江河看来，诗歌的生命是流动的、随时代而变化的生命。“汉语诗歌是伟大的文明遗产，它成为我们非遗基因、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我对古诗词的音韵进行转移、拓展，从而表达我对古人写诗的致敬，同时不忘坚持我的当代性。我是一个当代人，我用当代中文来写作。”欧阳江河说。

## 文学名家“揽胜荔湾”领悟地道“广州味”

文/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何文涛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潘俊华

五湖四海文学名家，齐聚岭南！

11月9日上午，2024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揽胜荔湾”文化体验在广州荔湾举行，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作品作家张翎、欧阳江河、杨知寒等参加活动。他们近距离体验广彩、点茶等非遗项目，并在荔枝湾上游船观光，相互交流，进一

步加深对岭南文化和岭南精神的感悟。

走进广彩陶瓷艺术研究中心，作家们即刻被眼前琳琅满目的广彩作品吸引，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大家边听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谭广辉介绍广彩的辉煌历史，边观看广彩师傅们进行彩绘。

看到一群年轻的广彩师傅在瓷胎上细细描摹，杨知寒很受触动，她说：“没想到还有年轻人愿意坐下来从事这么传统的手工艺。”欧阳江河说。

“广彩真的很难，和在纸上画不一样，非常考验手艺。”张翎在瓷壶上完成属于自己的彩绘创作后感叹道。欧阳江河对此也深有同感，他不仅是诗人，还是一名书法家，但当他拿起画笔面对光润洁白的瓷胎准备“挥毫”之时却犯了难。“隔行如隔山，非遗传承人们的工匠精神值得敬佩。”欧阳江河说。

随后，作家们来到陶民非遗点茶项目传承基地，体验苏东坡笔下

的“雪沫乳花浮午盏”——宋式点茶技艺。“苏东坡、宋徽宗、杨万里诗词中都提到了点茶，今天亲自参与点茶的制作，让我进一步领悟到中国茶文化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欧阳江河表示。

来到荔枝湾畔，大家登上游船

顺流而下，欣赏沿岸的明媚风光。

荔枝湾两岸是老广州文化风貌最典型的历史街区。一湾绿水，杨柳拂水，作家们敏锐地捕捉到两岸居民惬意生活的闲适景象：大爷

稳扎马步，微眯着眼，面向荔枝湾慢悠悠打着太极；小男孩和老爸并排而坐，凝神盯着水面，等待鱼儿咬钩；阿姨们衣着艳丽，笑靥如花，和姐妹在盛放的花丛间拍照留念；荔枝湾大戏台传来阵阵悠扬清脆的唱腔……

作家们饶有趣味地观察着两岸充满生活气息的老城景象。张翎打趣地说：“他们不会是特意为我们游船请来的群众演员吧”，惹得众人哄堂大笑。

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荣誉获得者分享感言——

# 奔赴岭南花地 致敬文学之光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易芝娜 周欣怡 文艺 梁善茵 何文涛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刘畅 曾育文 宋金峪 潘俊华

从有声的中国到日常的弦歌，从历史的追索到当代的观照，作家们以细腻的笔触，书写出属于文学的强音……11月9日，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在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白鹅潭的大湾区艺术中心文学馆举行。

盛典现场，2024花地文学榜六大领域入围榜单依次在大屏幕上播映，与会嘉宾和观众共同见证这个属于作家作品的荣耀时刻。张翎、韩东、欧阳江河、王尧、陈平原、杨知寒6位年度作品得主登台发表感言，并与观众分享自己的文学创作心得与故事。

### “年度长篇小说”《归海》作者张翎： 走得再远，母语跟我都是血亲关系

盛典现场，张翎深情回忆《归海》的创作缘由。她表示，自己在加拿大从事听力康复师期间，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战争和灾难遗留的长久影响促使她思考“创伤”这一话题。她把这些灵感移植到自己的母语文化中，便有了《归海》这部小说。

“非常感谢花地文学榜关注我

这位海外作家。我是长年生活在不讲中文的地方，用母语写作的过程其实有一点艰难。”她表示，随着年岁渐长，她已走出少年时的归属感危机，“因为我找到了一种非常牢靠的归属感——我的母语。无论我居住在哪里，走到再远的地方，我的母语跟我都是一种血亲关系，是永远相互属于的一种关系。”



“年度文学评论”《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作者陈平原：

### 40年后，我借花地文学榜荣归故里

“我是广东潮州人，40年前，我在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北京读博，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一待就是40年。40年后我借花地文学榜荣归故里。而且今年是中大一百周年庆典，我用这个荣誉向我的母校献礼。”陈平原话语间真情流露，满是对故乡与母校的怀念。

盛典现场，陈平原也回顾了自身的创作生涯。“其实40年间我收

获了很多荣誉，但基本上没有文学相关的，某种意义上我的工作更接近于历史学。”他认为，作为学者，能够凭自己的学术著作得到文学界的肯定，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谈及关注演说的原因，他分享了自己的见解：“因为声音和文字二者之间的冲撞与张力，不仅是20世纪，在今天也更加明显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 2024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

## “写作是自由的，喜欢的话尽管写”

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孙磊  
实习生 熊安娜

11月8日晚，2024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之“文学大讲堂”第三场在广州荔湾1200书店举办。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短篇小说得主韩东以“文学中的真与假”为主题，为读者揭示文学中的“真假”奥秘，与读者分享文学的魅力。活动还邀请著名诗人黄礼孩与韩东对谈。

### 把假的写真，把真的写假

是不是只有虚构的才是小说？现场，韩东与黄礼孩从这一话题谈起。

“对于小说创作而言，还原真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如何通过文学

实情感的流露。从这一层面看，诗歌更为真实，是诗人心灵的自传。小说则需要照顾读者，将故事说给别人听。如何通过对白、现场、内心活动等令读者身临其境，对作家而言是很重要的。”

### 小说让读者重新认识生活

“人为什么爱读故事，读小说？因为小说里有对生活的审视，通过情节呈现出因果与总结。小说压缩了人生，能让读者直接看到生活的全貌，让读者对自己的生活有新的认知。”韩东在谈到小说与生活的关系时如是说。

“我认为能够把自己生活当中熟悉的人、经历的事挖掘好、写好，是很

了不起的事。”韩东认为写小说有两种人，一种是写什么像什么，写农民像农民，写囚犯也能够让囚犯的形象生动饱满；另一种人则是不管写什么角色，都是作者自己，作者借各类角色之口表达自身所想。

韩东还在活动中寄语热爱文学的青年：“写作是自由的，喜欢的话尽管写。”同时他强调，生存是第一位的，只有先谋生，才有余力去谈爱好。

活动现场气氛融洽，黄礼孩不禁感慨：“以前见到作家很难。现在花地文学榜每年都提供机会和场域，让作家与读者面对面交流。读者不仅能听到作家的文本，还能感知作者说话的语调和性格，这些文学记忆、心灵交互非常重要，让大家真正感受到了文学的温暖。”

在欧阳江河看来，诗歌的生命是流动的、随时代而变化的生命。

“汉语诗歌是伟大的文明遗产，它成为我们非遗基因、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我对古诗词的音韵进行转移、拓展，从而表达我对古人写诗的致敬，同时不忘坚持我的当代性。我是一个当代人，我用当代中文来写作。”欧阳江河说。

## “鲁迅研究虽不新鲜，但仍有空间”

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实习生 朱心怡

11月9日，2024花地文学榜终评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携新作《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做客羊城，与羊城晚报高级编辑吴小攀和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王威廉展开了一场精彩漫谈。

此次活动为2024花地文学榜“文学大讲堂”系列活动之一，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联合广州市荔湾区政府共同主办，由广东省作家协会战略支持，为读者认识鲁迅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 鲁迅的政治色彩

《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讲述了鲁迅与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瞿秋白、陈赓、方志敏、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交往或“神交”的故事，其独特视角引发了人们对近年来鲁迅研究中缺失领域的重新关注。

“我们都应该知道鲁迅是一个文学家，但是，我们又知道鲁迅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家，他还是一个思想家、革命家。”近十年来致力于鲁迅研究的阎晶明意识到，鲁迅研究虽早已不新鲜，所有的话题都被大家研究得非常彻底，但仍然是有空间的。

“鲁迅与政治的关系、鲁迅与政治家的关系，鲁迅社会实践中的政治色彩，在不应被夸大的同时，是不是就可以淡化？我以为这是一个很有必要重提的话题。”阎晶明表示。

写作的契机出现在三四年前。“当时我正在读9卷本的《毛泽东年谱》，在摘录毛泽东谈文学、谈文艺的600多条语录中，我发现鲁

迅竟然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与此同时，阎晶明还同步关注方志敏中文稿传递问题，而这又涉及鲁迅。于是，一系列的研究课题就这样在他心里萌生。

### 一本雅俗共赏的著作

据阎晶明介绍，《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书名中的“同怀”二字，指鲁迅与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即使没有现实的联系或者联系比较少，但他们具有共同的情怀，比如对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国前途的认识和呼吁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这本书基本上坚持一个写法，就是现实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一定要讲清楚。同时我要突出一个主题，无论他们在现实里交往或浓或淡、或有或无，他们都有很多精神上、思想上的共同点，这是我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阎晶明说。

活动现场，王威廉分享了他阅读这本书的感受。“它的书写形式不像枯燥、考据型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著作。这本书让我觉得特别精彩的地方是用史料说话，写法又特别文学和艺术。”

王威廉对书中鲁迅与诸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没有见过面的考证尤为印象深刻。他说，就像读悬疑小说一样，在阅读过程中你会享受到一种智力上的愉悦，原来，我们还可以这样去做学问”。

同样长期致力于鲁迅研究的吴小攀表示，直到今天鲁迅仍没有过时，他早已超越了那个时代，持续给人们提供力量，《同怀》这本书在鲁迅研究中另辟蹊径，写出了新意。里面有作者自身的感受和观点，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可以为非专家类型读者了解鲁迅提供非常全面的指导”。

“年度散文”《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想》作者王尧：  
写这本书也是在写自己

“我青少年时期，能读到的外省报纸非常少，其中就有《羊城晚报》。我小学时能看到的花是菜花、稻花、桃花，南国的‘花地’对我这一代从乡村里走出来的青年来说，几乎是一个乌托邦。”王尧表示，花地文学榜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

谈及作品，王尧表示：“写这本书也是在写自己。我在大学里念

“年度诗歌”《宿墨与量子男孩》作者欧阳江河：  
诗歌于我而言，是一种降临

“广州是我的诗歌写作福地，我在这儿获得3次荣誉，都跟报纸有关。”欧阳江河认为，诗歌从本质上讲，是时代的、诗意的、有历史感的新闻，如同庞德所说，历史是永久的新闻。

一般人认为诗歌是春风吹拂，是飞翔，是升华，是仰望星空。对欧阳江河而言，诗歌更多是一种降临，

“这种降临不是灵感，而是一种换命一样的感觉。此时此刻，它是以花地文学榜的方式降临在我身上”。

欧阳江河在发表感言时还笑称，既写诗歌也写小说的韩东，成为今年花地文学榜年度短篇小说得主；而今年已经68岁的自己，一辈子没写过小说，打算再过10年也开始写小说，争取90岁再拿小说奖。

“广州是我的诗歌写作福地，我在这儿获得3次荣誉，都跟报纸有关。”欧阳江河认为，诗歌从本质上讲，是时代的、诗意的、有历史感的新闻，如同庞德所说，历史是永久的新闻。

一般人认为诗歌是春风吹拂，是飞翔，是升华，是仰望星空。对欧阳江河而言，诗歌更多是一种降临，

“年度短篇小说”《幽暗》作者韩东：

### 小说写作上，我更需要肯定与确信

“我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说你是诗人中小说写得最好的，我当时觉得很受用，但是回头一想，觉得这是话里有话。如果需要换一种说法：你是小说家中诗歌写得最好的，我就会欣然接受。因为在小说写作上，我可能更需要一种肯定和确信。”韩东说，20年前，他曾在广州获得过一次小说方面的奖项，这

次又成为花地文学榜年度短篇小说得主，至少说明他在广州可以自称是“一个写小说的小说家”。

“对广州，我一直怀着别样的感激之情。”韩东表示，“我绝大多数比较重要的小说，都是在《花城》杂志发表；30年前，广东省文学院招聘作家，在我正饥寒交迫、非常穷困时，还给我发了两年的工资。”

“获得这项殊荣是对过去的一次确认，我很感激。未来的一切都

是未知的，我能做的只有保持努力，在每一天过去之后，重新出发。”杨知寒在现场表示，她对粤菜情有独钟，其中狮头鹅、鱼生等是她的偏爱。

“杨知寒在小说《黄昏后》中，对粤菜有独钟，其中狮头鹅、鱼生等是她的偏爱。

当谈到短篇小说集《黄昏后》时，杨知寒表示，与之前创作《一园坚冰》等其他小说一样，是抱着书写平常生活里的情感细腻时刻、难解情绪创作的，“它们未必是多动荡、复杂的故事，但我就喜欢关注这种，生活里情绪的瞬间”。